



READERS

读者[®]

合订本

1989.1—12 / 总第90—101期

珍藏版

◎ 博采中外 ◎ 荟萃精华 ◎ 启迪思想 ◎ 开阔眼界 ◎



刊号: CN62-1118/Z ISSN 1005-1805

读者杂志社



向前走莫回头

●柳萌

《红高粱》给我印象最深的似乎就是这句。我和朋友聊天时这么说。可冷不丁，对方忽然冒出一句：“莫回头，行吗？”我不禁哑然！

当我们有幸在这块土地上降生，有幸选择了一条道路，有幸在河上成为一名水手，有幸在海上执一片风帆，有幸被希望招引着抛撒一大把日子，我们回过头吗？我们回过头。我们有时在回头中胆战心惊；因为我们看见过道路上依然徜徉着白发的长者；我们看见过因为河的汹涌而不敢向前的水手；还有回首时觉得希望的虚无缥缈。但我想说：人活着，不能太现实，不能老回头！

在我少年的心中，始终有一片极地，那是幻想中的桃源和海市蜃楼。我愿意这样想象并为之匍匐前行，已经忘却了来路与去路的所有不幸，但只要这块极地神奇地为我照耀。那么，过去或者今天的挫折又算得上什么呢？何必还要有过多的踌躇张望呢？

走啊，永远不要停下来！夸父虽渴死求索之途，但太阳在东方微笑；普罗米修斯虽悬吊于崖峭，但火种已经点亮人间！走啊！前走，莫回头！

(郑一飞摘)

·文苑· 全国微型纪实文学大奖赛

获奖作品选

毒蛇的自白

8

46

拥 抱

16

魔 窗

17

·社会之窗· 格拉斯哥之博

2

“寡妇村”的三十九年

40

·人生之旅· 家中的亲情

6

小提琴手的生活

29

·人 物· 丰子恺潇洒的一生

14

他是魔鬼

18

·在 国 外· 美国的冷藏人体公司

20

洛杉矶忏悔电话

21

私生活与总统

22

·趣闻轶事· 邂逅熊大哥

12

古怪的美容法

30

几种军衔的由来

11

·体坛纵横· 五环旗下的罪恶

31

奥运选手荣获金牌的奖励

33

第24届奥运会的有关数字

33

·书 摘· 犹太人的头脑

36

·真实故事· 边境奇遇

34

真出乎意料

39

·杂 谈· 日本留学热中的冷静观

26

·两代之间· 岳父大人在上

44

什么伴随着孩子？

7

·生活之友· 结婚题词

42

健忘之乐

43

·知 识 窗· 地球最北的城市

11

反常的定律

30

左旋和右旋

38

邮票上的炎黄子孙

38

人体生物钟的位置

45

·编读往来· 就投稿等问题答读者问

48

·点 滴· 意林(10) 白天当市长，夜晚

坐班房(21) 有功与有识(23)

漫画与幽默(24、25) 趣闻点

滴(30) 抽烟的原因(45)

·封 面· 外国书籍插图

世 申供稿

·插 页· 1989年年历

总第90期 编 辑：《读者文摘》编辑部

1月1日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81号(730030)

出 版：甘肃人民出版社

报刊登记证：CN 62-10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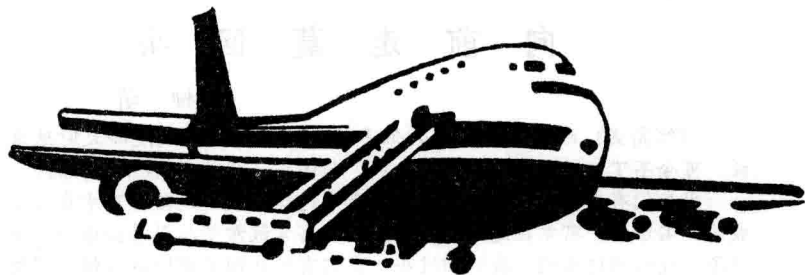
主 编：周 顿

副 主 编：郑元绪 彭长城

印 刷：兰州新华印刷厂

发 行：兰州市邮局

ISSN 1000-0453



正是这些人支撑着我们这个社会，用他们自己原本就负荷沉重的脊背。

●赵平

格拉斯哥之搏

她为这飞机所困惑。

空旷的停机坪上，一架印有“中国民航”字样的三叉戟飞机正静静地伫立着，它的下腹处已被打开，露出一片密密麻麻、奇形怪状的金属零件，活像一个躺在手术台上被开了腹的病人。

她叫薛其珠，50来岁，50年代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搞了近30年的发动机维修，现在是中国民航北京维修基地的一位发动机主任工程师。此刻，她皱着眉一动不动地站着，执拗地盯着那架飞机。

70年代初，中国民航从英国一家大公司购进一批三叉戟飞机，并同时购回配套使用的100多台斯贝发动机。但最近一个时期，这批发动机突然故障频频，故障部位大多集中在高压压气机的第4、5、6、7级叶片上。叶片是飞机发动机的重要部件，仅高压压气机内就有12级，每级100多片，因此人们也常把喷气式飞机称为叶片机。

一个季度之内，已有13台发动机因叶片打断而送来检修。根据经验，她断定损坏是由发动机喘振引起的。喘振是一种常见的故障现象，它可以使发动机内气动特性恶化，从而产生巨大剪切力并将叶片切断。可是，是什么原因引起诸多发动机都产生喘振？

她仍旧执拗地盯着飞机。她从那架飞

机上明明白白地看到了航班取消后乘客脸上的焦虑，看到了飞机空中出故障时驾驶员心中的惊惧，看到了影响中国民航信誉的一个危险因素。

这是1983年的深秋。

二

1984年4月。春寒料峭。一台斯贝发动机正在大修。

一位故障检修工程师急匆匆地来找薛其珠，说仓库领出的更换零件与发动机拆下的零件件号不符。

她到现场看了一下，确实不符。那家英国公司发来的零件都是新件号，而发动机拆下的则是旧件号。

她立即检查了斯贝发动机的全部履历本。

喘振并不是新问题。在中国购买这批发动机之前，喘振问题就曾骚扰过那家英国公司的技术人员。为此，1968年该公司对斯贝发动机做过一次技术改装，把高压压气机中的第4、5、6、7级的四级共400多片叶片全部做了加厚处理，把型面厚度增加了0.07毫米。显然，这不足半根头发丝的厚度不是为了改善强度，大约是为了改变叶片的谐振频率。英国公司把这一改装称为2848改装。在中国购买的发动机履历本上，每一台都确切无疑地写着“2848改装已做”。

然而，拆下的零件却是打着改装前的旧件号！

她坐不住了。中国买的是改装后的发动机，怎么会装有旧零件？这和发动机频频损坏有关系吗？她找到英国公司驻北京基地服务代表，请他尽快向公司发电报查询。

三

1984年8月底，薛其珠和民航局的一位女工程师廖家慧一道踏上了大英帝国的国土。她们来英国的任务，是监修两台斯贝发动机。

她们来到英国公司的翻修基地，这里远离伦敦，是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附近的一个小镇上。没有人注意她们，英国人甚至不给她们办公的地方，一任她们满车间转悠。

英国人也不知道，薛其珠来时还带着一个谜。

临来前，英国公司驻北京基地服务代表告诉薛其珠，公司复电说，中国民航的100多台发动机都没有做过2848改装。为什么？代表回答：“无可奉告。”

隐隐地，她觉得中国吃亏了，受了窝囊气还说不出来。她咽不下这口气，找到英国翻修基地的总检验师，她需要证实两个问题。

“当飞机在巡航状态飞行，飞机自动驾驶系统起作用时，为什么还会出现空中喘振？”她问。

“这一般是叶片频率设计有问题。”总检验师的回答毫不含糊，她的猜想被证实了。

“那么，”她还有第二个问题，“喘振在斯贝发动机上怎样表现出来？”

总检验师说，公司曾遇到过这一问题，因叶片设计频率与斯贝发动机某个状态的工作频率相同，因此叶片产生共振，常常提前达到疲劳极限而折断。这种现象在使用期较短的新发动机上不常出现，但到了一定时期就会像

流行病一样大量发生。可以说，这是一种设计缺陷，而公司已通过改装解决了这一缺陷。

设计缺陷！薛其珠被提醒了。

她了解到，在中国购买这批发动机之前，英国民航也向这家公司购买过80台同型号发动机。她向英航发了一份电报。几天之后英航复电说，英航的发动机全部做过2848改装，十几年中因喘振而使叶片折断的故障只发生过1台次。英航三叉戟飞机这时已飞行4万小时，中国民航却只有1万小时。飞行时间比英航少3/4，故障比例却是十几年1台次比1季度13台次。

她了解到，此次送修，英方提出要将中国民航斯贝发动机的第5级叶片做加厚处理。如果把105台发动机第5级叶片全部加厚，中国还要付这家公司150多万美元的器材费。

她还了解到，2848改装是将4、5、6、7四级叶片加厚，而英国人目前提出的是只加厚其中的第5级。早在十几年前就收过中国民航改装费的这家英国公司，竟然丝毫不觉得他们再次伸手要钱有什么理亏之处。

她心里愤愤不平起来。一个念头固执地在她头脑中盘桓不去，而且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强烈。她想了好几天，终于，她把这个念头告诉了廖家慧。

“我们要代表中国民航提出索赔！”

四

索赔？这句话不啻在廖家慧耳边炸了一个响雷。她惊讶地望着薛其珠，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要求赔偿。他们欠了我们十几年的债，必须要还，一定要还，十几年的损失一块清算。”薛其珠自己好像也被这句话吓住了，她的声音低得像在喃喃自语。她们静静地坐着，谁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索赔岂是说说而

已？远离祖国，没有得到指示，提出索赔合适吗？怎样才能让英国人同意索赔？她们会遇到什么困难？万一打不赢这场官司，事情怎么收场？回去怎么交代？要知道，两个女人面对着的是一个号称世界第三大航空发动机制造公司！

可是，十几年来，中国民航已为此承受了巨大的损失。飞机屡屡因发动机故障无法起飞，大批发动机不得不年年送回英国修理，每年耗费国家巨额外汇！为什么再次要中国民航付改装费？为什么蒙受了十几年巨大损失的中国民航就不能追究责任？

终于，薛其珠站起来，她带着一种即将走向沙场的悲壮感说：“顾不得那么多了，豁出去了。万一我们输了，回去受处分也认，倒霉也认。”

这不仅仅是为金钱，不是。这是为了维护中国民航的尊严，为了维护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尊严！

她们打长途电话给中国民航航材公司驻伦敦办事处的商务代表陈连章，向他报告了这一决定。陈连章接到电话，立即敏感地意识到事关重大，因此从这时起，他就参与了这一索赔活动。她们每星期在电话中交换情况。她们查阅了大批技术资料，凡能拿到的都认真阅读摘录。她们就像两台满功率的搜索雷达，高度紧张地捕捉着每一个有用的信号。

9月18日，薛其珠正式提出索赔要求。

英国人为之瞠目。这个姗姗来迟的索赔要求，尽管迟了13年，但毕竟还是来了。

公司驻格拉斯哥翻修基地的最高长官泰勒把这份报告摆弄了半天。他眯起蓝眼睛沉吟半晌，召集基地大大小小的头头们开了个紧急会议。

会议的第二天，薛其珠和廖家慧就领教了英国人的厉害。基

地为他们在生产车间设了专用办公室和专线电话，还派来两个陪同。她们不能再随意走动，要去哪个车间必须事先联系，只由车间主任出面接待。一切都彬彬有礼，却也丝毫不想掩饰他们的冷漠与戒备。薛其珠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五

英方召开第一次高级技术会议，辩论薛其珠的这份索赔报告。会议由基地产品支援经理奈特主持。

对于为什么没有给中国民航做2848改装的问题，英方的答复是“2848改装是失败的，由于增加的叶片厚度影响了进气量和输出功率，所以那种叶片已不再生产。目前的改装可以代替2848改装，而且效果更好”。

“搪塞！”薛其珠想。那么为什么中国民航的履历本上都注明2848改装已做？

英方说，公司仅生产过80台改装叶片，已全部装在英航发动机上。公司从未打算为中国民航做此种改装。至于履历本上的记载，是由于打字员工作疏忽造成的。

打字员的工作疏忽？薛其珠惊呆了。她料想过他们会提出种种技术原因来推诿责任，却独独没有想到他们会推出一个小小打字员做替罪羊。那些高高大大的“谈判对手”在她眼里顿时矮了一截。

她说话了。愤怒使她的声音有些颤抖。“我认为贵公司欺骗了中国民航。你们向中国民航收取了改装费，却把大批有设计缺陷的库存废叶片装入发动机，卖给了除英航以外的各国客户。用这种手法，你们把这笔经济损失不光彩地转移到客户身上，是这样吧？”薛其珠的脸上明显地流露着鄙视。奈特完全没有料到薛其珠一矢中的，他也不知道薛其珠还有什么杀手锏，他有些紧张

起来。同时，薛其珠的话和她脸上的鄙视也使他有点儿自惭，他用一双大手捂住眼睛，以避免薛其珠冷峻的目光。

“关于错打了型号的问题，”薛其珠继续说，“我有一点不解。英航几乎是与中国民航同时购买的发动机，为什么英航的履历本一台不错，而中国民航的100多台全部打错了？”

会场上鸦雀无声。

“看来，我们的分歧在于2848改装是否成功。你们说改装是失败的，为什么你们从来没有向中国发正式文件说明2848改装的失败？而恰恰相反，根据我做的计算，以及英航十几年的使用结果，都可以证明这一改装对避免发动机喘振是有效的。”她出示了英航的那份电报。

“最根本的问题是，贵公司为什么把有设计缺陷的未做改装的发动机卖给客户？为什么还要按改装后的价格向客户收费？”

没有人能回答她的问题。第一次会议只得草草收场。

六

几天之后，第二次会议又在她们的强烈要求下召开。

英国人这次改变了战术。他们企图先声夺人，掌握主动权，所以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发言，几乎不容薛其珠和廖家慧有插嘴的余地。

“薛女士，事实上2848改装不可取。加厚四级叶片对发动机气动特性影响很大，我可以用计算来证明。”一个英国技术人员摆出了一串串的公式和数据。

薛其珠立即接过笔来，也摆出一串串数据，证明2848改装是成功的。

另一个英国技术人员抢过话头。他认为，中国的校验手段差，飞行员的操作也有问题，这才是发动机损坏的真正原因。

薛其珠毫不客气地截断他的话。不错，这些原因当然存在，

但英方是否能讲清楚，为什么出故障的大量斯贝发动机都有相同部位的叶片损坏？而这种现象为什么从未在其他型号的发动机上发生？这难道不是设计缺陷？把这种发动机卖给客户，公司是否还有一点人道主义和职业道德？

英国人火了。他们一齐冲着薛其珠和廖家慧嚷起来，倒好像她们做了什么对不住英国人的事。

薛其珠的嗓门也登时提高了：“你们嚷什么？如果你们用转嫁经济损失的欺骗手段坑害客户，中国民航决不答应！”

气氛紧张起来，不得不宣布散会。

之后，又是第三次、第五次，直到第八次会议。她们寸步不让，用英国公司自己发的技术资料来驳倒他们。在这些会议上，对手也不顾及绅士风度了。他们大喊大叫，戳戳点点，甚至还大摔文件，全然不顾面前是两位年过半百的女性。

薛其珠和廖家慧顽强地坚持着，与她们同时努力的还有远在伦敦的陈连章。外国人不是常说“三个中国人在一起不打自溃”吗？薛其珠他们要证明，这并不是真理。

七

又一次会议。英国人又有了新名堂——他们请来一位经济律师。

生平第一次和律师打交道，薛其珠觉得有些紧张。讲了一堆法律知识之后，洋律师问她们是否听懂了，他想他已经成功地“镇”住了她们。

“不太懂。”薛其珠老老实实地回答。律师脸上顿时绽开了笑容。

“可是有一点我们懂，那就是法律绝不当偏袒害人的一方。中国的法律是不保护欺骗行为，也许英国的法律不同？”

笑容在律师脸上凝固了。

薛其珠开始为他上技术课，为他讲喘振，讲气动特性，讲叶片折断的原因。讲完之后她也反问他是否听懂了。

“不太懂。”律师回答。他的确不能全部弄懂这些技术讲解。但他不再发言，他一直静悄悄地认真地听双方争辩，中途休息时，他悄悄离去了。

她们后来再没有见过这位律师。也许，他也是为了维护大英帝国法律的公正性！

谈判极其艰苦地进行着。英国人在慢慢地退却。他们先答应免费为中国民航送修的两台发动机做现有改装，继而同意免费更换中国民航全部发动机的第5级叶片。但在赔偿十几年的损失这一点上，他们绝对不肯让步。他们当然知道，同意赔偿就是承认卖给中国的发动机有缺陷，而这可能给公司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

三位中国人却决不为英国人的退却动容。他们已铁了心要干到底。

离回国不到一个月了。英国人突然热心照顾起她们来，用宴会、参观、郊游种种活动，把她们的日程塞得满满的，俨然一副热心东道主的样子。英国人希望一直拖到她们离开。

她们不去参观，不去郊游，也不去赴宴。她们牢牢盯住泰勒，只要求继续开会。

会上，英方一位商务负责人冷冷地发问：“你们是搞技术的，何必要插手商务？对不起，我们希望以后和中国民航商务部门探讨这个问题。”

10月15日，商务代表陈连章乘火车抵达格拉斯哥。他随身带来了全部合同。

八

10月16日，新一轮谈判开始。英方在座的是全班人马，有公司产品支援经理、工程经理、商务经理以及一些工程服务工程

师和技术人员。中国方面增加了陈连章。

他们三个人筑成了一道长城。

英国人提出，按合同规定，只有在三种情况下且时限在1000小时之内才能提出索赔要求，即设计差错、装配差错和器材差错。中国民航不在这三种情况之内且大大超过了索赔时限，因此英方不能承担赔偿义务。

薛其珠发言。她指出发动机有设计缺陷是索赔关键，她列举了中国民航受到的种种损失。

陈连章发言。他代表中国民航商务部门指出英方在商务上的不诚实行为。他指出时限问题在本次索赔中毫无意义。他认为中国民航的损失是由英方造成的。

廖家慧发言。她指出英方的不合作态度对谈判不利。她认为除全部赔偿中国损失外，英国公司别无他路。

双方争执不下。奈特大发脾气，他居然掉过头去，把脊背冲着会场。

三位中国人筑成的长城在英国人面前矗立了三天。到了第三天，英国人感到了这长城的牢不可破。

英方技术负责人奈特悄悄溜出会场，一些技术人员也不辞而别。会场最后只剩下公司驻苏格兰总代表泰勒及基地几个头头。

双方不再说话。会场上骤然寂静无声。

泰勒作了一个要发言的手势。他将要说什么？还会提出什么理由？还要再谈多久？三位中国人齐刷刷盯住他，使他觉得浑身不自在。

“我向各位道歉，”他开口了，“并向中国民航道歉。由于本公司给中国民航在经济上造成了重大损失，我们同意用赔偿方式来解决。”

他们三人相对无言。几乎同时，大滴大滴的泪珠扑簌簌滚过每个人的面颊。

1985年3月5日，这家英国公司和中国民航在北京签订了赔偿合同，英方的赔偿数额高达304万美元。这也许是中国民航索赔史上数额最大最特别的一次索赔了。

九

事情到这里似乎应当结束了，可在采访中我发现并非如此。

据说这一索赔事件之后，那家英国公司送给薛其珠一个绰号叫“硬女人”，他们敬畏她。事隔一年后薛其珠又一次去格拉斯哥，这个翻修基地以空前隆重的礼仪接待了她，一位英国技术人员悄悄向她发问：“你为中国民航立了一大功，肯定会受到重奖吧？”

她笑笑，心里却苦苦的。

的确，没有鲜花，没有奖金，甚至没有肯定的鼓励，什么也没有。这位使英国人生畏的“硬女人”，回国后遇到的却是一连串不可思议的麻烦。她被一些莫名其妙的流言搅得不得安宁，她甚至还被莫名其妙地调离发动机岗位近两年之久。有一阵子，连她自己也开始惶惑起来，不知道争回这笔巨款是否做错了。在我采访她的时候，那笔304万美元的赔款已行将花完，可这件事竟像一片新的阴影又填满了她的心胸。

她苍老了许多。白头发更多了，脸上的皱纹也更多更深了。眼里不再有犀利的光芒，遇上风还爱流泪，老要用手绢不住地擦。不过一谈起她的工作，你仍会感到她还是那个“硬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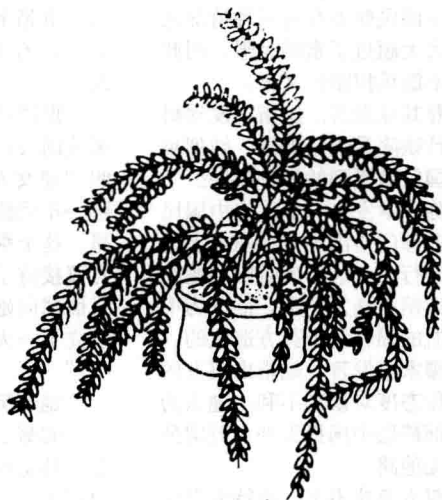
这是一位极其平凡的女工程师。

(原载1988年9月2日《科技日报》，李志国推荐，本刊有删节)

· 家中的亲情 ·

● 陈丹燕

生活中你周围的人就像是门廊的支柱，有时他们支撑着你，有时他们依靠着你，也有的时候，你只需知道他们就站在旁边。



我公公婆婆年轻的时候恋爱、结婚，后来有了我的丈夫。听说他小时候是个很胖很乖的小男孩，小时候上全托，托儿所就在普希金铜像附近，他每每看到普希金像，就意识到要进托儿所了，就哭。这实在令人吃惊。

有次发还抄家的东西，丈夫趁阖家回忆“文革”的时候，偷了几封信带回家，在回家的灯光昏暗的电车里，我们肩膀撞着肩膀读信，那是年轻的婆婆写给年轻的公公的信。信纸虽然黄了，我们却闻到在信纸上隐隐飘荡着永不会消失的年轻的芬芳。信上提到了我那还是小男孩的丈夫和刚会走路的小叔，那时我和小姑都远远没有出生。公公婆婆的树抽着枝条含着苞。

后来枝条长大了，花开了，花又落了，树干的颜色一天一天地黯淡下去，这几年3个孩子演化成了6个，小姑也有了自己

的孩子，每星期天晚上在一起吃饭，一张长方桌坐得满满的，老了的公公婆婆反而不起眼了，满桌尽是孩子的说笑。

后来，小叔的新婚妻子去美国读博士，星期天团圆，桌上空了一角，我每天盛饭取碗，总一对夫妇一对夫妇地算，把小叔和小山山算在一起。小叔仍旧每星期六骑着他的旧自行车回家，星期日晚再去学校读他的硕士。一样的读书，一样的考试，只是少了星期天的一种特别的等待，那种在自己家等妻子来的那种急又不好意思急、怨又不敢实在去怨的等待。但小叔的笑容和调侃以及一动不动顶着后脑勺看电视的背影里，都有深深的寥落。

有一天晚上，丈夫掏出坠在钥匙圈上的折剪用，用完了就扔在桌上。我们吃完饭，告辞回家。走在春深的夜马路上，突然使我们想起了恋爱的日子，那是

些心情何其温暖的日子！我们挑一些恋爱到将明未明时的事来互相取笑，说到羞处，你揉我一把，我拉你一下。这时在叶影婆婆的街上听到小叔的声音，远远地招呼着，送我们忘在桌上的钥匙。他的眼镜闪闪烁烁的，送完钥匙，就转过车头走了。看着他摇摇晃晃的肩，我紧拉丈夫的袖子，说：我可不要你出去读书。丈夫怕弟弟看见我们的亲热引起感触，推开我，站得远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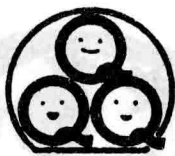
小叔终于也要去美国读博士了，过了不知多少关，斩了不知多少将，最后签证来了，机票来了，就等着走了，公公却大病动手术。公公穿着病员服，躺在8月如火的病床上，那时床头还挂着红布条。他发下话来：不管怎样，小叔必须快走，新婚之别，对小叔夫妻的身心都有极大的损伤。婆婆在那个无比炎热的夏天，忙了公公又忙小叔，还忙搬家。那些日子，每个星期的家庭团圆都改在医院公公的病床前。去婆婆家，看到山山忘在那儿的玩具，脏兮兮地横着，小叔的皮箱在屋里平添不少动乱的感觉，眼里总有一棵老树，树大了，树老了，树叶要落了，落到极远的地方。

小叔如期去了，公公病愈了，搬新家了。小姑一家搬来和公公婆婆住。新家到处有种重新生活的新鲜劲，像大树又到了一年春天。

一张方桌空出了一边，像树落下叶的地方，留下一个疤。桌上吃到甜食和鸡，大家都想起小叔对它的爱，对它的憎。

小叔从美国带来了磁带，我们拿来插上，机器轻轻发出沙沙声的时候，发现已经听过一遍的公公婆婆并肩坐着，拳拳地看着录音机，公公把耳朵罩上，小姑轻声警告小山山安静下来，屋里突然响彻小叔和小婶的声音，使我猛地一惊，他的声音骤然低了些，快了些，紧张了些，欢快了

批评伴随着孩子，
他学会谴责；
敌视伴随着孩子，
他学会争斗；
惊恐伴随着孩子，
他凄凄切切；
惋惜伴随着孩子，
他嗟叹时运；
嘲弄伴随着孩子，
他羞惭腼腆；
妒忌伴随着孩子，
他学会羡慕；
责难伴随着孩子，
他自愧自惭；
鼓励伴随着孩子，
他信心日增；
宽容伴随着孩子，
他坚忍不拔；
赞美伴随着孩子，



什 么 伴随着孩子？

●〔英〕多萝西·劳·诺尔蒂
○刘晓生 译

他鉴赏有方；
认可伴随着孩子，
他爱心常存；
称许伴随着孩子，

他自爱自尊；
赏识伴随着孩子，
他明白人生终当一搏；
分享伴随着孩子，
他慷慨大度；
诚实与公正伴随着孩子，
他领悟出真理与正义；
安定伴随着孩子，
他信赖他人与自己；
友善伴随着孩子，
他看见洒向人间都是爱；
假如宁寂伴随着您，
孩子就心静似水，平和待人。

什么——
伴随着
您的孩子？

（王建华摘自《父母必读》
1988年第6期）

些，好像站在塔顶领受八面来风。

他们喝着年糕汤，不过那是南朝鲜的年糕，说着工资、学习、房子、奶制品、纸、电动打字机、纽约州生活贫困线、华莱士访问邓小平、冬天的雪路骑上自我感觉良好的跑车。小叔显然是有满肚子对家的温情，却一个字也说不出，只好翻来覆去地说，要买一个有电脑的洗衣机回家，一边很响地喝年糕汤。

不管美国有多么富足多少享乐，那天晚上，每个人心里都还装着一份对他们的牵挂。那里再好也是美国的，他们能享受一切，也享受不到一份家人呵护的亲情，远远地想着，他们真缺了一点，竟把他们种种可能的享受全看淡了。

这样地过着日子，突然公公的癌症转移，而且病一天天加重起来，家里的电视也突然在一天晚上没了绿色，满眼全是紫。丈夫悲哀地说：你知道绿色是什么？你知道缺了绿色是缺了什么？这是一个凶兆。

多少次吃完晚饭，围着满桌

空碗剩菜，大家窸窸窣窣地围着婆婆谈公公的病情。给小叔的信一天一天一封一封地暧昧含糊，说给他们有什么用？他们来的信仍旧叮嘱公公做气功，保持好心情，肠癌是最轻的癌，若干人生了切了都不要紧，看得我们惊心。

到了风云突变的一天，来了寒潮的冬天，公公病危，小叔半夜打电话来，一听急了，出口就是：“我要回家。”丈夫是长子，此刻变成了家里的中流砥柱，他说：“我的意思是你不要回家，太远了。爸爸的意思也是不要回来。”

小叔只是说：“怎么会呢？”他走时，公公是那样将军般的一个。

小叔只是说：“我要回家。”丈夫劝了又劝，约定了时间，让小叔打越洋电话给病房里的公公。

那天公公已经开始昏迷，婆婆和丈夫跟他说，他都听不明白，到了约定时间，电话响了，电话铃声一定是刺激了公公，公公突然清醒过来，去接电话，小

叔仍旧大声地说：“我要回家。”

公公却说“不要回来，听我的话，不论发生了什么都不要回来。好好学习着。”那时他已经便血，已经是走最后的门槛了，他说：“来不及了，不要回来，来不及了。”

果然来不及，公公第三天清晨去世。那时他张着嘴，但我们的心里都明白，那是放心不下小叔。

许多时候，出太阳、下雨，下雪、刮风，大家都谈起公公，先是心里惊异着他究竟到哪里去了，后来便像谈到一个遥远地方的亲人，悼念他的花朵已经旧如古书，那些花朵仍旧供着，散出干枯鲜花的特有清香，也就是家里的亲人吧，别人怎能闻到这样的芬芳呢？

小叔说没能最后见公公一面，是他永远不能愈合的一块溃疡，我相信这是真的。由于没有闻到那鲜花气味，便永远没有心里的安慰。

（云子摘自1988年8月8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

差距

●傅新岸

建国后第八年，某大学某系开门整党。会上，总支书记反复动员，语重心长，诸教授渐受感召，遂依次发言。轮到丁教授，正要开口，小腹下突然阵阵骚扰，只好欠身退席。待小解后返座时，窦教授已在侃侃而谈。窦言毕，丁即慌忙跟上，不料才说了一句：“共产党爱民如子，治国有方，威震天下……”电话铃响起，党委催总支书记速去汇报，只好匆匆散会。丁教授下面的话“然而，办校治学尚有欠妥……”云云便咽回肚里。

反右了，窦教授等发言者皆获罪，唯丁教授安然。窦教授等或劳改，或入狱，或浪迹天涯。丁教授从此不问政治，或埋首于青灯黄卷之间，或徜徉在案牍书斋上下，终于著作等身，名满天下。

建国后第三十年，窦教授平反归来，与丁教授相逢，感慨唏嘘：“一别二十余载，如今丁君学富五车，窦某两手空空，差距有如天地。”丁教授苦笑一声，两行清泪滚下，扼腕长叹道：“若说差距，不过一泡尿而已。”

大事故

●王希君

全大连的人都知道1987年9月下旬那场交通事故——仅仅知道发生了一场车祸而已。

那天晚上8点30分左右，从



全国 微型纪实文学 大奖赛

·获奖作品选·

甘井子站开往市内的最后一班公共汽车驶到金三角立交桥下的铁轨中央时，出现了故障，司机和两名女售票员一个劲催乘客下车，几分钟里却没人动。

远处的火车就要开过来了。头发直立的铁路信号员提着信号灯摇疼了胳膊，火车还是刹车不住！

“来火车了！快下车吧！”

嗓门快哑了。

挤在车门边的人仍一动不动。也许车很快就发动起来了，这是最后一班车！没车走回去，还不得累死！工厂制度才不管你昨晚累个够戗！干了多年，干好干坏都挣一样的钱，还没叫活累

死过呢，倒要在路上累一下，不坏！……（这些话都是些目击者后来说出来的。）

直到刺眼的车灯带着死神的狂笑猛扎过来时，他们才恐惧了，可是晚了……

那晚死亡4人，伤20余人，《大连日报》和大连电视台都做了一般性报道。

据一位了解内情的目击者说：“两个死亡的女售票员中，有位很美的姑娘正准备1987年‘十一’结婚，车座上还放着新买的结婚用品……”

我敢打赌，这类恶性事故不会结束。

陆文夫“还要看看”

●桓忠扶

1964年，陆文夫怀着绝望，曾两次爬上灵谷塔。第一次爬到顶层，往下一看，翠谷松涛，仿佛于冥冥之中给他某种火花般的启示；第二次只爬到第七层，终于决定不爬了——也终于没有跳下去。

那时他的念头就是：我不相信人间会这样；我还要看看！正是这一点火花，使他熬过了以后漫长的岁月。

如果当时灵谷塔也要门票，陆文夫也许要去寻找别的归宿途径了——那他也不会“还要看看”了。

并非绕口令

●刘树青

“文革”期间，盛行对话前先念一段毛主席语录。一日，在

某副食品商店有如下一段对话。

顾客：“‘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买香肠。”

售货员：“‘为人民服务’买多少？”

顾客：“‘备战、备荒、为人民’买三斤。”

售货员：“‘节约闹革命’你给四块五。”

顾客：“‘要斗私批修’你这香肠好像不新鲜？”

售货员：“‘反对自由主义’你怎么胡说八道？”

失意“郎君”

●傅湘云

A君，大学毕业，颇具风度，苦觅一摩登女郎，屡失意。昔日，与一红衣女相交，赴其家宴。席间，滑落一花生米，久夹不上，忙丢筷代之以手，恐失节俭家风。红衣女见状，掩鼻离席而去，自断其交。其后，与一绿衣女子相好，初登门庭，见门前贴有“进门前请脱鞋”字样，无奈将其高跟鞋脱于门外，偕绿衣女子进屋，交谈甚冷，被逐，A君不明，窃问绿衣女，笑而不答，至此绝情。盖绿衣女家墙上有一标线，A君未达，然A君犹自不知。

老钢琴

●崔保国

师大钢琴教授刘老与我多年为邻。他曾留学法国、俄国和奥地利。和许多大音乐家一样，他清高孤僻，终生单身，在大学教了一辈子钢琴，直到古稀之年才有了一架自己的钢琴。

这是一架流亡白俄留下来的老钢琴。奶白色的琴身镶嵌银边，琴腿雕有精致的花纹，键盘平得像水面。刘老只在琴上弹了一个和弦，又看了琴上刻的外

文，便当即拍板买下。尽管琴价两万，他仍说不贵，回来告诉我：这是一架沙皇宫廷的公主用琴，稀世名琴。

他拿出全部积蓄，又卖了相机和彩电，又向我借了1千元，但仍差8千。卖主倒不错，宽限他半年后付清这8千元。老钢琴终于抬进了刘老的斗室，他一屁股坐下，两天两夜，房间里几乎琴声未断。他弹得泪流满面，还高声吟诗。第三天就病倒了，一病半年。

半年后，他拄着拐杖还给我1千元钱，说琴被卖主抬走了。我一愣，忙问是卖主变卦，还是凑不起那8千元，刘老凄然一笑，吟了句话：“既知琴中味，何劳弦上音？”说完扶杖慨然而去。

桥

●墨农

每逢山溪水涨，他就守候在溪边，把他的学生一个一个背过小溪。惊悸的浊浪，滑溜溜的卵石，使他名声远播，某报撰文颂曰：《人桥》！

不久，他被提升为文教办主任。

接替他的，是一个娇小的姑娘。

姑娘没有勇气涉过小溪，更谈不上背孩子渡水，于是一到雨天黄昏，对岸就排着一支家长们的队伍，一律裤腿高挽。

姑娘开始了奔波。她向文教局长报告，给区公所写信，跟乡长争吵，还掏出自己的工资，把一位关键人物屡屡灌得大醉如泥。

不久，小溪上架起一座桥，钢筋混凝土结构。孩子们可以顺顺畅畅上学了。

姑娘至今还在山村小学，教着4个年级的50名学生。

羊拐

●王蒙

3岁的女儿在北京，我们在新疆。我们回北京来看她。

她正和小朋友们忙着玩羊拐，她是借别人的拐来玩的。玩完了，回家，兴犹未尽地叹息：“我怎么没有拐呀！”

而羊拐，正是新疆的特产。由于不知道，没给她带来。听到她叹息自己没有拐，我们便向她保证，一定从新疆带拐来，而且是又多又好，北京孩子想都想不到的新疆羊拐。

“我怎么没有拐呀！”这声音一直在我们耳边回响，使我们热泪盈眶。找拐，这就是我和妻子与儿子的首要任务。甚至去维吾尔朋友家做客，吃完饭还要探询刚才吃过的羊肉是否留下了拐。果然，一年过去了，我们积累了一口袋羊拐，洁白的、染上乡色的、光滑的、多彩多姿，琳琅满目。

“我们给你带来羊拐了！”为了送拐，我们提前了探亲的行程，满怀高兴地把一口袋拐倒了一桌子，就在她面前。

没有兴奋，没有感谢。她看了看拐，说：“我们早就不玩拐了，我们现在玩的是跳猴皮筋。”

吻

●王蒙

她师范学校毕业，二十岁刚过就做了老师。这天，有个学生上课时不好好听讲，做小动作，被她叫到办公室谈话。她相信谈话的力量，她用了许多美好和有力的言辞，激动得脸蛋都红了。

学生被她的热情和言语打动了，盯着她的面孔，她的小辫，她的嘴唇，沉醉了。忽然，学生跑过来，亲了她一下。然

后，她和学生都惊呆了。

她还从来没有爱过，没有被吻过呢。这天晚上，她大哭了一场。

将军和士兵

●陈 涓

月光如水。

枪刺在月光下闪烁出一道寒光。士兵威严地站立在哨位上。

将军踏着月光走来了。身后跟着一大帮陪同和随从人员。哨兵以规整的姿势迎接将军的到来。

将军打量了一下哨兵，以几十年戎马生涯铸就的威严口吻发问：“想不想家呀？”

“报告首长，为了革命，不想家！”

“放屁！”将军剑眉一竖，大声斥责。

哨兵的腿发抖了。他知道，眼前这位威严的将军是战争年代被称为“常胜将军”的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

“革命就不要家了？没有家哪来的国？连家都不想咋保国？大话、空话、套话、假话！”

人们被震住了。在这突出政治的年代，谁敢说这样的话？

“不想家的兵不是好兵。”将军看出了哨兵的紧张，走上前去，拍了拍还稚嫩的肩，“记

着，要想着家里的父老，才能对得起肩上的钢枪。”

将军走了。

士兵的眼睛湿润了，不由悄悄将手伸进裤兜里去摸那封已看了无数次的家信。

锁

●李述安

他迈着沉重的脚步，踩着沉重的思绪，回到了离别3年的家乡，3年前，他参与了一个盗窃团伙，被判刑3年，在劳改农场，因为表现突出，被提前1年释放。

为了逃避那一双双熟悉的眼睛，释放后，经人介绍，他来到湖南省南县一家木器厂做临时工。但野树栖不住家鸟。强烈的思乡情促使他踏上了归乡的旅途。回到家乡后，家乡的一切都使他感到亲切、可爱。他暗暗下决心：一定要重新做人。

一天，邻居王二婶不小心把钥匙锁在了家里，很多热心人都前来帮忙，但都无济于事，人们找到了他，但被他拒绝了。王二婶哀求地说：“冬保，求求你啦，要是我当家的回来，我又少不了挨一顿揍。”他知道，她丈夫很粗野，经常打她，他心软了，找来工具，费了好半天，帮王二婶打开了锁。王二婶感激万

分，特意买来一盒过滤嘴香烟，非要塞给他。在场的人惊愕地看着他，一个劲地夸他有本事。

第二天，他发现有好几户邻居的门上，上了双把锁。

几天后，他又离开了家乡，还是到那家木器厂做临时工。

出国人选

●李忠卿

某研究所最近有一项出国考察任务，全所包括一名看门的李老头在内，总共不过11人，但是只有一个出国的名额，究竟派谁去呢？

所长权衡再三，仍物色不出最佳出国人选。为求公平合理，只好沿袭传统的选举办法，用无记名投票形式来确定。第一轮选举似乎很顺利，从每个选举人的表情看，好像都很轻松，但是选举结果竟出乎意料：10名研究员，每人均得1票，天知道这票是怎么投的！院长鼻子酸溜溜的，只得再搞第二轮选举，为了提高命中率，每人限选两名，超半数者为中选人。选举后的结果更让人大吃一惊：10张选票中，除了10名研究员的名字外，都不约而同地挂着李老头的大名。

李老头是幸运的，不幸的是谁呢？

(冯楠摘自《青春》月刊，常金祥图)

声名值几多

记者问华特·狄斯尼成名后的滋味。他答称：“要看足球赛，可借声名之助订到最佳座位，这滋味当然不错。可是要拍一部好电影，要在玩马球时打一杆好球，或者要我女儿听话，声名却毫无帮助。不论声名多大，跳蚤也不肯放过我家的狗。要是身为名人而强不过几只跳蚤，做名人就没有什么了不起。”

“需要晓得自己的尊严”

契诃夫有一次接到弟弟的信，信上自称是“你的渺小无闻的弟弟”。他立刻提笔在回信中写道：“你为什么自称是‘你的渺小无闻的弟弟’？你承认自己渺小吗？在人们当中需要自己的尊严。你又不是个骗子，你是个正直的人，对吧？那就尊敬自己是个正直的人吧，要知道正直的人并不是渺小的，不要把谦虚和妄自菲薄混为一谈。”

(汪军摘)



·意林·

地球 最北的 城市

地球最北端的城市叫朗伊尔,地处北极圈内北纬78度14分,东经15度左右,距北极点1300公里,比西伯利亚更靠近北极。

在朗伊尔以北,除了若干冰天雪地的荒凉岛屿和浮水茫茫的北冰洋以外,再也看不到任何居民点和常住居民,有的只是个别向北极前进的探险家。

朗伊尔是挪威领土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的首府。每当人们想起那里每年的116天的漫漫长夜,一望无际的皑皑白雪,入地300米厚的冻土层,零下40℃至50℃足以冻掉耳朵的低温,总是不寒而栗!

1607年,英国探险家哈德逊发现斯匹次卑尔根群岛,他见附近海兽无比丰富,回国后大肆宣传,终于使英国国王动心。但考虑到气候条件恶劣,国王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主意,决定将判处死刑的囚犯流放到这个群岛,并许诺,如囚犯挨过一冬即予赦免。这样既解决了开发“新领土”的劳力,又能捞到十分稀有的皮裘。

可是,死囚并不领受国王的恩典,他们宁愿被绞死也拒绝去斯匹次卑尔根。

直到1630年,才开始有8个英国人留岛过冬,在此以前,来岛的渔猎者都是夏来冬归。

这片处女地除开丰富的动物资源以外,还有煤,因此一下子吸引了好多国家的人。大家你抢我夺,将鲸鱼、北极熊、北极狐、驯鹿、绒鸭等捕杀殆尽。

(方文)



几种 军衔名称的 由来

●王强

免干粗活——上等兵

“上等兵”一词源于法语,意思是“免除了某些职责的人”。法军规定,骑士如在战斗中失去马匹,则暂时执行步兵勤务,但仍保持其骑士的称号和待遇,并免干粗活。这类人被称为上等兵。

掌旗的贵族子弟——下士
在德语中,“下士”一词是由“旗帜”和“贵族子弟”二词组合而成。在1806年普鲁士军队被拿破仑击败以前,德国贵族子弟在军队中一直享有掌旗的特权,他们被称为下士。

剽悍的旗手——准尉

1649年,俄军首次将旗手称为准尉。旗手一般从久经战阵的勇敢、健壮的军人中任命。1712年,彼得一世正式设准尉军衔,并把它定为步兵和骑兵的最低官衔。

长官的代表——少尉
少尉一词由法语“代表”一词演变而来,最初,人们用少尉来称呼军事长官的代表或公务人员。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设有少尉军衔。只有在罗马尼亚,少尉一衔是专为女官设置的。

地位显赫的人——上尉

上尉一词源于拉丁文“首领”。在德文中,上尉和连长至今仍是同一个词,上尉一词在德语中的意思是“地位显赫的人”。过去一般是对首领和司令官的称呼。

职位较高的人——少校

少校一词在拉丁语里是“职位较高”的意思。400多年前,西班牙军队最先把少校作为军衔使用。现在少校一般为营长的编制军衔。

团长的代名词——上校

在法国古代的军队中,上校是团长的代名词。在意大利语中,上校又是“纵队”的意思。1631年在俄国军队中,上校代替了“督军”的称号。目前,在世界各国的军队中,上校是校官中最高一级的衔称(朝鲜除外)。

显贵的职务——将军
将军一词来源于拉丁语中“总的”“主要的”。将军开始是一种显贵的职务,它作为军衔,最先出现于16世纪的法国。随着战争规模和军队编制的不断扩大,将军一级也逐渐分为若干等。准将一般指挥旅,少将一般指挥师,中将一般指挥军,上将一般指挥集团军。

管马厩的官儿——元帅

法语“元帅”一词是由德文“马”和“仆人”演变而来的。据说,早先元帅是宫廷里管理皇帝马厩的官儿。在中世纪,西欧国家的军队里,元帅是职务名称,主要负责军队行军和作战的队形、监督警卫及选择营地等。16世纪,法国先用元帅表示最高军衔。

(李从山摘自1988年8月30日

《北京青年报》)

邂逅熊大哥

● 罗伯特·莱斯利



我与鲍斯可是在加拿大西部罗布森山附近的偏僻荒野相遇的。背着露营装备跋涉整日后，我在溪畔一块空地上架起帐篷，正准备晚餐。猛一抬头，它赫然出现：一只好大的雄黑熊，在30公尺内缓缓地沿着空地绕圈走。

那时我还没有称它为鲍斯可，只是提心吊胆地望着它，如果它凶性发作，抢我的食物，我赤手空拳，必无可奈何。但我决定还是去钓鱼。黑熊也跟了过来。

我与野兽共处已30年，知道它们最怕快动作。于是我把每项动作故意都做得缓慢，让它看出

缘由和开始情形。不一会，它便在不足一公尺半处蹲坐在地上，全神注视我的活动。我钓上一条36公分长的湖鳟，向它抛去，它未加咀嚼就囫圇吞下。我再抛出鱼钩时，它挨得更近些，肥胖的屁股坐在我长筒靴旁的草地上，把250公斤的巨躯半边倚在我的右腿上！

我顺着波涟抛下鱼饵，又有一条鱼上了钩。把鱼钓起前，我挪开一公尺，心想黑熊准会把鱼、钓丝、钓竿甚至连我一起抓走。它倒没有扑过来。它大大方方地耐心等待，坐在地上前后摇晃，细心观看动静。我从鱼钩取下鳟鱼时，它唔唔一声长吼。我捏紧那条扭动的鳟鱼下唇，高高

举起，走近我这位“客人”，颤抖地把这口美食丢进它的血盆大嘴里。

濛雨中夜幕四合，我仍在替它钓鱼，惊叹它的举止文雅，也惊叹它永无匮乏的胃口。我开始友善地把它当做大鲍斯可，它随我走回营地，我也毫不在意。

晚饭后我生起营火，在帐篷里铺好睡袋，点着烟斗。这段时间鲍斯可一直坐在营火的热圈外，等到我舒适就座时，它便踱过来坐在我身边。不管它一身湿毛发出臭味，大家一起坐在睡袋上时，我倒很欣赏它这一团和气。细雨敲着帆布帐篷顶，与它浓毛下传出的喀隆喀隆的心跳声，若和节奏。烟向我们吹来时，它哼鼻子打喷嚏，我也模仿它的大部分动作，甚至也哼鼻子打喷嚏，同时不断摇头晃脑，而且还像它那样以鼻吸气。

鲍斯可开始舔我的手。我猜测它的心意，给它一把食盐。鲍斯可高兴地用它八个爪子，把我的手按在地上，这些巨爪10公分长，能撕下巨杉的树皮，能支撑它250多公斤的重躯以全速爬上森林中最高巨树的树梢上，能像带锯似的撕裂人体。

鲍斯可站了起来，打出一个带鱼腥味的长饱嗝，走到外面阴雨的黑夜里去了。但不久又转回来通个消息。它坐近睡袋，想搔抓尾巴上方的臀部，但是够不到。它一再轻轻推我，得到厉声咆哮。最后我明白了它的意思，把手轻轻放在它背上。它趴在地上，占满整个帐篷内两公尺的地方，我开始搔抓它浓密油滑的毛皮。

不久我发现了它去而复返的原因。原来它粗短的尾巴上方有几只肥大的扁虱已经深深嵌入发肿的皮肉里。我慢慢向它证明手电筒不会灼伤，让它准许我用手电筒照射它身体，我提出第一只扁虱时，以为要挨它的利爪了。它的吼声震撼森林。但我决心要

把这件事干完。每捉出一只扁蝨，我先让它闻一闻，然后投入火中，捉到最后一只时，它温柔地舔我的手。

夜间，黑熊走出走入，不断嗅闻的熊鼻几次将我惊醒。每次它绕着我爬行时，都把我的睡袋弄得更湿更脏，但无论它碰到我任何部分，都不把全身重量压在上面积。

第二天再向前进，爬过一个山岭，下行涉过一条水寒彻骨的河流，翻过另一山峰，穿过桦木及赤杨丛林，走下一处宽阔北向的河谷。令我惊奇的是，鲍斯可像一条忠犬紧跟在后面。我停下休息时，它便掘食草根及球芳。当晚我再替鲍斯可钓鱼当晚餐。

二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徒步北上，一路上用鲑鱼、食盐和搔痒作奖励，训练这黑熊听懂“鲍斯可”的招呼。虽然它总是吃个不停，但从未落后很远。有一天晚上，它走到我坐着抽烟斗的那段木头前，用爪戳我的长筒靴。我站起身来，它就领我笔直走到一株有蜂巢的中空枯树前，用利爪拼命扒，但无济于事。我回到营地，用蚊帐罩住头，扎紧衬衫袖口、裤管和手套口，拿了把斧头，先在那株枯树根部点起一堆烟火，再用斧头劈砍，最后枯干倒下裂开，露出蜂巢内整个夏季酿的蜜。鲍斯可则吃了九公斤蜂窝、蜜蜂食料和几百只蜜蜂。那夜的大部分时间，它都是鼾声大作，睡在我的睡袋后面。

鲍斯可永远不肯让我在营地多轻松安静一会儿；我对野兽一向曲意顺从，所以鲍斯可想怎么样我都依着它。它想搔背，我便替它搔背；它想晚餐吃鱼，我便钓鱼；它想在草地上和我纠缠打滚，我就和它纠缠打滚——现在还留着疤痕，证明它要的那些把戏比我厉害多了。

有一次玩得特别粗野，我猛

扯它的右前腿，把它攥个四脚朝天。我坐在它肚皮上喘气时，它回报了我一记左钩拳，不但把我的下巴揍出一个五公分伤口，而且把我整个人打到草地的另一端。我苏醒过来时，鲍斯可正在舔我的伤口。它悔恨得无从劝解。我搂住它的脖子，频频讲出我学会的温柔熊语时，它坐在地上，两耳后贴，哀叫得像挨鞭挞的小狗一样。

经过那次教训，每当它必须游戏时，我只任凭它把我滚来滚去，自己永远不再独出心裁。如果它过分粗野，我便装死。它总是把我翻过来，舔我的脸，不住呜咽。

一如所有敏感的哺乳类动物，鲍斯可具备各种情绪。严肃时十分认真，起劲时如火山爆发。它是一头熊，本性是想怎样就怎样；因此我对它始终一点都不表示出“不”的意思。我们彼此间发展的感情，是出于自然、真诚的熊类的友好；有时它后腿站立，摇摇摆摆地向我走来，紧紧地把我抱得透不过气来，并热情洋溢地舔我的脸，我总是欣然接受，原因有二：第一，我实在喜爱这头淘气的畜生；第二，我敬畏这只双掌能灵活并用的巨物那一巴掌的力量。

鲍斯可在它的地盘内，虽然毫无疑问是个霸王，我总觉得它在许多方面把我视为智力和它平等。不久它便教我用眼色互通款曲。鲍斯可和我坐在营火旁，诚恳而亲切地彼此审视对方的心灵。有时它得到了某种结论，便把一只巨掌搭在我的肩膀。我也用手搭住它的肩膀。这情景构成一幅奇妙的图画。但是我许多次注视它两只黄棕色的大眼睛时，心里总有一种敬畏的谦卑感，像是上帝将借这只猛兽——它另外的儿子——向我作启示。

三

鲍斯可的体躯之大和膂力之

强几乎使它不受其他野兽攻击，但它也有所畏惧。雷电使它缩瑟哀号。星鸦飞进营地觅食，它便惊恐逃遁，这些聒噪粗野的鸟能急扑而下，啄瞎熊眼。

鲍斯可敏锐的嗅觉使我吃惊。它跟在我身后拖着沉重的脚步，会突然止步，用鼻子嗅，径直前行，在200公尺外找到一个好吃大蕈；或渡河在一块岩石下发现花栗鼠储存的坚果冬粮；或翻过两道山岭，找到一片浆果。

一天下午，我们正穿越一片矮柳，鲍斯可突然后脚站立，嗥了一声。我看不见示警的原因，但鲍斯可人立着不准我前进。它前行几步，开始咆哮——立即天下大乱。每堆柳丛都出现一头人立的熊！黑色的、棕色的、肉桂色的，还有一只近乎白色的（都和黑熊同属）。

但这些都是两岁的小熊，不是鲍斯可的对手。它以雷霆万钧之势扑向最近的一头熊，那头两岁小熊还没挣扎起来之前，它已把第二头打飞掉，又扑进树丛赶走第三头，混乱之后，我这位熊武士想起了我，急忙跑回，身上未带伤，依然是冠军。

那天晚间，我们在营火旁坐到比平常晚些。鲍斯可用臂轻轻推我，用掌按摩我，谈得很长，注视我好久，才准我睡觉。我还以为它是向我讲述下午的那场战况。那天夜里它离开的时间很久。

第二天下午三点来钟，我觉得情形不对。鲍斯可不会沿路找食，却一直跟在我身后。我在寻觅一处溪边营地时，它突然转过身，大步直向我们刚走过的山坡跑去。我目送它头也不回地以全力爬过山巅，没有喊它。

那天晚上我一面做晚饭，一面看着山边，躺下后12小时不能成眠，等待它熟悉的轻轻推动。次晨我感到孤寂；我晓得我不会再看到鲍斯可大哥了。我珍视它留下的友情。



丰子恺1898年（光绪24年）在浙江省崇德县石门湾（今桐乡县石门镇）出世。父亲叫丰镛，是个秀才，他并不经理祖上开设有百年历史的丰同裕染坊，只是埋头读书，应科举人。3年一次，他已经应了3次试，都没有中举。那时候，他已经有6个女儿，没有儿子，这更使他陷于郁郁不欢。丰子恺出世，给全家带来了欢乐。3年后，37岁的丰镛再次赴省城杭州参加乡试，居然考中了。本来，中了举人后，可再到北京会试，但丰镛遭逢母丧，丁忧在家，不得上京，只得设塾授徒。自己的前途中止了，丰镛便寄希望于儿子。子恺6岁时，父亲便把他收在座下。

教儿子的“千家诗”每页上端都有一幅木版画，第一幅是大舜耕田图，画着一个人和一只大象，很吸引子恺的兴趣。他向染坊师傅讨了些颜料，为书上的单色画着色，涂成一只红象，一个蓝人，一片紫地。但颜料涂上去，一直渗透下面好几层。丰镛发现了这大片大片的颜色，大发脾气，幸亏母亲钟氏赶来，丰子恺才没有挨打，但他再也不敢在父亲面前作画。子恺9岁时，父亲逝世。丰镛始终不知道儿子会把一生贡献给艺术，成为“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艺坛上极有影响的人物。

丰子恺十二三岁的时候，他的两个同学在私塾里为了交换他的一张画而相打起来。塾师搜查丰子恺的抽屉，把他的画谱拿去，丰子恺吓得魂不附体。谁知次日上学，塾师竟翻出画谱中的孔子像，问他道：“你能看着这样子，画一张放大着色的吗？”子恺回答：“能。”回家后，他在大姊的帮助下，用方格子放大的办法，按比例描绘孔子的轮廓，又用颜料上色。这幅鲜明的孔子像后来挂在私塾的堂前，以后每天上学，学生们都要向孔子像鞠

● 丰一吟

丰子恺潇洒的一生

排難手病中老
生畫其劇



躬，小画家的名声也就在全镇传开了。

他16岁时，参加崇德县小学会考，县督学徐荫荪亲自披阅试卷，爱丰子恺的文才，以女妻之。

1914年丰子恺毕业，成绩为众人之冠。随后考进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里，他受到了中国近代文艺先驱者李叔同的艺术熏陶，从此就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

1919年他毕业于师范学校，与同学往上海合办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并任该校美术教师。两年后，子恺向亲友筹借学费，并卖去石门湾下西弄祖宅一栋，赴日本学画。在日本，他深受日本漫画家竹久梦二和露谷虹儿的影响。归国后，即以漫画抒写古诗意境、儿童生活、社会现实观感，从1924年起陆续发表于报刊，深得广大读者的喜爱、赞赏。

1922年，丰子恺在浙江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任教。春晖中学以夏丐尊为首，聚集了一群对中国的文艺事业颇有抱负的青年人，其中有朱自清、朱光潜，他们都与丰子恺交往甚密。朋友们常到丰子恺家中欣赏他的画稿，给予热情的鼓励。朱自清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小客厅里，互相垂直的两壁上，排满了那小眼睛似的漫画稿；微风穿过他们间时，几乎可以听出飒飒的声音。”1925年，《文学周报》恰好要用插图，主编郑振铎向丰子恺索画，并给这些画冠以“漫画”的题头。从此中国始有“漫画”这名称。所谓“漫画”，在中国实是创格：既有中国画风的萧疏淡远，又不失西洋画法的活泼酣恣。漫画是一时兴到之笔，其妙正在随意挥洒。

朱自清是丰子恺漫画的发掘者、评论者，也曾为丰子恺的第一本画册《子恺漫画》作序，为第二本画册《子恺画集》作跋。他说：“一幅幅的漫画如一首首的小诗——带核儿的小诗。就像吃橄榄似

的，老觉着那味儿。”

早在子恺读师范学校时，李叔同在走遍了艺术的各国领域之后，渐渐产生了脱离尘俗的念头。他出家时，还不到40岁。他取法名演音，号弘一。1928年，丰子恺为预祝弘一法师50岁生日，在上海与法师合作《护生画集》第一集，共50幅，由丰子恺作画，弘一法师写诗，一诗一画对照。后来，在1939年弘一法师60岁时，他完成《护生画集》第二集60幅。这时弘一法师要求丰子恺在他70岁时作《护生画集》第三集，80岁时作第四集……直至100岁作第六集。

“缘缘堂”是丰子恺亲自绘图设计的一所中国式建筑，高大、轩敞、明爽，具有朴素深沉之美。在这里，丰氏全家度过了5个寒暑。对丰子恺来说，无论在生活上或创作上，这都可说是黄金时代。大部分时间用于作画或写文章，晚上照例饮酒吟诗。

儿童的心态、生活，常是丰子恺漫画的题材，这些画的模特儿大多是他的子女。他疼爱孩子，羡慕他们天真无邪。他认为“人间最富有灵气的是孩子”，孩子才是真正的“人”。从儿童的生活中观察到可爱的意境，他便取作画材。

孩子搬凳子“办小人家”，或者脱下自己的小鞋连同妹妹的新鞋穿在凳子的四只脚上，或者扮作新郎新娘，或者拿着两把蒲扇凑在胯下当自行车骑，这些对丰子恺来说都是极好的画材。

丰子恺越是热爱儿童的天真无邪，就越是痛感人间的不平等和穷孩子的不幸。因此，他所画的儿童相实际上也包括了社会相。他说：“在这社会里，穷的大人苦了，自己能知道其苦，因而能设法免除其苦。穷的小孩苦了，自己还不知道，一味茫然地追求生的欢喜，这才是天下之至惨！”

他描写社会的画，题材是多种多样的。有以周围环境中的人物为模特儿的，而大部分却是以民间生活、都市生活中的见闻、感想为题材的。

从1925年到1937年抗战开始，丰子恺结集出版的画集、随笔、艺术理论和翻译作品，为数甚多，而且拥有广大的读者。他翻译许多介绍西洋音乐的书，这一启蒙工作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无论是他的音乐著作或美术著作，在当时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都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多年来，日本军国主义者明目张胆侵略中国。1936年6月，“中国文艺家协会”宣布成立，并发表宣言。参加的人有丰子恺、朱自清、叶圣陶等110人。10月，作家巴金、林语堂、鲁迅、丰子恺等共21人，又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宣言”指出：“在文学上，我们不强求其相同，但在抗日救国上，我们应团结一致以求行动之更有力。”

接着，1937年卢沟桥事变。面对暴寇的侵略行径，丰子恺满腔愤懑，决定用自己的画笔来宣传抗日。他准备把日本侵华的无数事件用笔画出，编成一册，以最廉的售价广销各地，使略识文字的中国人都能了解，使未受教育的文盲也能看懂。不久，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在金山卫登陆后，到处狂轰滥炸。11月6日，两架日机飞到石门湾上空，投下了12枚炸弹。其中一枚落在缘缘堂门口五六丈处。当天傍晚，石门湾逃避一空。丰子恺的妹夫立即从南沈浜摇一只船出来，邀丰子恺一家老幼10人下乡暂避一时。从此，他开始了8年动乱的逃难生活。

他说：“我虽未能真的投笔从戎，但我相信以笔代枪，凭我五寸不烂之笔，努力从事文化宣传，可使民众加深对暴寇之痛恨。”有一天，丰子恺在武昌乡间看见田野中有一棵大树，被人砍伐了大半，只剩下一根主干。这时正值春天，那主干上怒抽枝条，竟也长得枝叶茂盛。其中有的新枝条甚至超过其他大树的顶，仿佛是在为被砍去的“同根枝”争气复仇。他后来提笔把这情景画出来，象征中华民族，并题上自己所作的一首诗：“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绝。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

1938年春，丰子恺在汉口得到缘缘堂被毁的消息，这对他来说是巨大的打击。这时候，恰好桂林师范的校长唐现之来信聘请丰子恺去该校任教。丰子恺于是带着全家迁往桂林。后来，他又转往广西宜山浙江大学任教，并随校迁至贵州遵义。1942年，他搬到重庆郊区的沙坪坝，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沙坪小屋建成后，丰子恺便辞去教职，从此以卖画写作为生。

抗战胜利次年，丰子恺搭轮船由长江而下，到南京改搭火车。丰子恺踏上阔别十年的上海时，说：“我从京沪火车跨到月台上的时候，第一脚特别踏着重些，好比同它握手。”

他去故乡石门湾凭吊。这个船舶麇集、商贾辐辏的热闹城镇，如今已经面目全非了。胜利还乡的满怀喜悦心情终于渐渐地消失殆尽，他对当时的社会十分不满，深恶痛绝。他引用古人“恶岁诗人无好语”的话，声称自己“现在正是恶岁画家”，但又觉得这种触目惊心的画不宜多画，希望自己的笔“从人生转向自然”。

1949年，大陆解放，丰子恺52岁了。此后他专事著译。他在68岁时，完成《护生画集》第五集。69岁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时他住在上海。大字报，逼供信，抄家，关“牛棚”，紧缩住房，下乡劳动，写不尽的检讨交代，批斗，挂牌，游街，克扣工资，丰子恺备受种种精神上的侮辱和肉体上的摧残。

但他横下一条心，把坐“牛棚”看作参禅，把批斗看作演戏。夜晚过黄浦江去游斗，他说是“浦

●许达然

拥·抱



我们拥有的不一定能抱。例如空气，空要抱就气了。抱不着影子，再怎样光明，影子都爬不上来。抱不起胎儿，因为还没生出来哭过。而时间，那浪子荡妇，当掉每个人的青春，却抱不住，零乱遗落记忆的皱纹。抱不到背上的创口，却得带着走。如何拥抱散失的乡土？抚摸只算肤浅接触；抱紧，

或许窒息。

属于我们的并不一定抱。炸弹和狗怀久后可能爆和吠的。老抱着书非但不能念还会发呆。球总是抱着就不好玩了。为香艳而摘花已错还抱，体温徒然摧残芬芳。至于只抱自己而感到温暖的，外面太冷酷，会冻僵的。

抱的不一定属于我们。抱别

人的孩子可爱，小孩却怕得哭了。拥抱，抱不走树，不必刻上感情，树不识字，受不了的。两千五百年的希腊那个痴情的女孩沙孚，爱拥抱她的，拥抱她的却离去。既然伤心就写诗。然而抱她的还是不来。

看到这里，你抗议：她抱的不一定是人啊！抱不一定伸出手臂，也能用思想、意志和心情。有人怀疑抱恨，仿佛不恨就不能活。有的怀理想，抱到发疯。有的关怀社会，像抱冰块，他们忍得住冷，冰却受不了他们的温暖，湿落地上，人生可燃烧或腐烂，燃烧的不能抱，而腐烂抱久能消失。

你抱怨到这里，又忧郁。忧郁是不愿钓的鱼，偶尔误入闲置的网里乱跳。无波浪的你要放进水内，它逃到地上，滚不出泥土，张着嘴挣扎。拿上来，它又滑开。你终于捧起，要放进怀里，但忧郁已黯然死去，不值得抱了。

（余为民摘）

江夜游”；在“牛棚”中被叫去训话，他好像是去上一回厕所，回到“牛棚”照旧与画师们谈笑风生，或偷偷地作诗填词。到上海南郊劳动，冷天睡在铺稻草的泥地上，屋顶隙缝中飘下来的雪积在他枕边，70多岁的老人早上还得亲自到河埠打水洗脸，但他风趣地说：“地当床，天当被，还有一河浜洗脸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回到家里，不管白天发生过天大的事，也只是轻描淡写地叙述一遍，有时甚至避而不谈，只要一斤黄酒入肚，仍是吟诗诵词，谈笑自若。

然而，热爱这位老画家的作品的人，却时刻惴惴不安地关心着他的行踪、境况。当老画家奉命爬上竹梯去贴批判自己的“大批判专栏”时，围观的路人中有不少人暗自替这位老人担心。丰子恺虽然被批成“反革命黑画家”，实际上群众心底里对他更加增添了仰慕之情。

1974年“四人帮”借批大儒为名，炮制所谓“黑画展”，丰子恺自然也不能幸免。《满山红叶女郎樵》这幅画原是画中国近代文学家苏曼殊的诗句，但画中有三片红叶落下，这不成了影射三面红

旗落地吗？

做子女的为了关心父亲的安全，一次次地劝他以后留意些。丰子恺却还是我行我素。他给儿子新枚的信中写道：“……我的画都是毒草……然而世间有一种人视毒草为香花，世袭珍藏。对此种人，我还是乐意画给他们珍藏。古人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画亦如此。”

1974年夏天，丰子恺右手手指开始麻木，次年8月右手臂也逐渐不能动弹，这对辛勤笔耕了半个世纪以上的丰子恺来说，简直是极大的灾难。9月15日，一代艺术家丰子恺安详地阖上双眼，享年77岁。他没见到“四人帮”垮台，就在噩梦中与世长辞了。

不，他没有在梦中逝去。他醒了！1976年10月的鞭炮声把他唤醒了！这位艺术家一生的辛勤播种重新受到滋润和灌溉，在中国各地甚至海外发芽开花。作品就是他的生命，就是他的一切！他与读者同在。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正如他的老友叶圣陶在悼诗中所说：“潇洒风神永忆渠！”

（王定铮摘自1988年7月5日《现代人报》）